



韓文

雜著

十

十一
雜著

16
273
10



同會
攻印

和16
號273
卷10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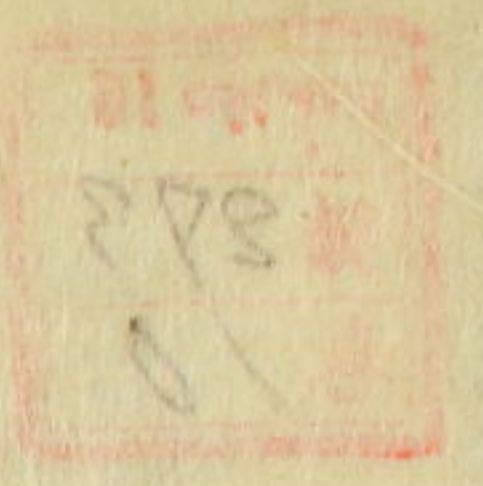
雜著

原道

翹按淮南子有原道篇注原本也
公所命名之意亦如此然其大
昔首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次叙帝王
維持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承之
統其闢佛老與孟子拒楊墨同功其
言橫仿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皆垂
世立教之語非特以文論也文氏謂
其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
佐佑六經知言哉乃宋人若蘇子由
張芸叟輩多為指摘何歟○蘇軾曰
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
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首與揚也擇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三至歲書



章句卷第一 二 徑 辨 言

焉而不精詰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
 豈能手之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黃庭
 堅曰文章必謹佈置每見後學多告
 以二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
 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佈置最得
 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
 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
 典蓋如此石介曰孔子之易春秋自
 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
 毀行難再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
 以來未有也顧充曰退之一生關佛
 老在在此篇到底底是說得老子而
 字不入佛氏之域蓋退之本不詳佛氏
 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祿上立說錢
 穀曰韓公崛起六經殘闕之後奮然
 獨悟歸於正此其事尤難至其為
 文神詭萬狀出入無震盪天地則
 自孔孟後大文章矣英曰原道一

篇中間以數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
 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
 筆力足以凌厲千古而莫之與京茅
 坤曰關佛老是退之一生生命脉故此
 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
 最難鑿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是
 以駭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
 一冒承六腹一尾孫鑛曰此是昌
 黎公絕有關係文字

博愛之謂仁行而宐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覺文勢變化不測瓚曰破起解仁義道德
 是學中庸解性道效周子德愛曰仁等說又
 更解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楊萬里
 之

章句卷第一 二 徑 辨 言

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
實其虛者也其曰一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
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
虛位可得而實矣張九成曰此正是退之關
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提仁
義一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
出故以定名之實王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
行仁義後必繼曰四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
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出之
楊時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
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
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
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
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
而仁義不足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
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子下或有字

○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吉凶此所以謂之虛
位也○茅坤曰數句是一篇之律因老子有
道德經故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
據此一關之一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
小也一老子大道廢有仁義○洪邁曰其坐井
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一非天下或有之
罪非是○劉晝通塞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
峯眺目極於烟際○怵中著此數語如落葉
驚湍大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
則定一煦音詡○煦煦小惠貌關尹子其所謂
胡然堂一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
胡然堂一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
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無或

其所謂德四字非是○老子道可凡吾所謂

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者字或惟

下句有○老子絕仁棄義民復

孝慈莊子聖人覺覺為仁踈跂為義而天下

疑又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

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桑悅曰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之其目有四合之其理

則一老子則以道為大仁義為小而周道衰

不知道即仁義也退之之言為然

孔子没火于秦史記秦本紀李斯曰臣請焚

所職天下敢有收藏詩書百一皆燒之非博士官

家諡者悉請守尉雜燒之

黃老于漢黃字

佛于晉

○隋書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

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歟矣

魏梁隋之間晉魏梁隋諸本晉宋齊梁魏

梁齊今此特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後漢

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

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

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中夏焉

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

佛墨下有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一語○孟

子說歸儒今易歸字為然退之憂憂陳

言之曰去亦只把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

古人文章變化

佛老者必出於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噫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

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

嘗云爾當下二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

之於其書筆之於書如莊子天運篇孔子見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孔子曰仁義惛然

子歸二三曰不談之類也噫後之人雖欲聞仁

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重上下一段作甚

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

欲聞數語是文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

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

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總言添了佛老之害奈之何何句法極

相比並不覺重複若宋人如此便排門矣又

日農工賈三句緊飛上古今四句讀之如迅

雷不及掩耳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

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無以字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

道有功於人，非佛老可及。為之君，為之師。書天降下民，作

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龍事見孟子，子

寒，然後為之衣。黃帝命元妃，始教民蠶治絲，

患飢，然後為之食。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

天時相地，宜斷木為耜，楛木處而顛土處而

病也，然後為之宮室。太昊命大庭為居，為之

工以贍其器用。黃帝命甯封為陶正，亦為之

賈以通其有無。通或作同。燧人氏為日中

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古者民有疾病，未以遂

藥石炎帝始味草木

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

義，嘗一且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

以療民疾，而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上

醫道立矣。黃帝始作棺槨，以葬埋死者，太昊養六

畜，以充庖厨，且以為犧牲，享神祇，故曰庖犧

氏，為之禮，以次其先後。曲禮：君臣上下，父

之樂，以宣其壹鬱。壹或作漑，式作壘，壘或云

當作壘，集韻音咽，壹鬱不得泄也。平入聲，通

用今按字書，壹壘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

鬱耳。○太昊始作荒樂，歌扶袿，詠網罟，以鎮

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斷桐為琴，繩絲為絃，絃

二十有七，命之曰離薇，以通神明之貺，以食

天神之和，縮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

脩身立命，及其天真而音樂興焉。

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一段連用十七箇為之字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嶂如驚波巨浪自不覺其重複蓋句法善轉換也何洛文曰瞻通濟長次宜率鋤入字下得穩當不可更易孫鑛曰說出聖人許多實功正見佛老之謬全在下清淨寂滅四字今其言曰聖人不處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或剖作倍○其言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用反帝東上上文聖人治天下許多條理

句可以喚醒何也無羽毛鱗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王守仁曰一段中反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茅坤曰三段緊接上三省古之字文乃錯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二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一本句下又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語然只如此文法極古今其法曰必棄而

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此佛老之反。於聖人處。嗚呼其亦幸而
 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著此感嘆一段，覺文情飛舞。帝
 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名，下或。
 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
 智一也。事，下或。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
 事。此本老莊語。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

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

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突入譬喻一段，絕奇。傳曰：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

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

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邦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歸有光曰：宋儒譏其不及於格物致知，亦是蓋天下國家許多事，若非格物致知，如何了得。孫鑛曰：有為，一、字復破上清淨寂滅四字。今也欲

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
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天下國家一作家國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齊而為夷也
好句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
行而宥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
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
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
粟米果蔬魚肉文或作書或作蔬或作菓其為遺易
則而其為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下或無其
句句復說應前是故以之為
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假廟焉而人鬼饗假音格○詩曰斯道也何

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按此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

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或作斯道何道

也亦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

也吾所謂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

虞集曰再提再收道字包在德字內故曰日

原道一係鑽日轉應非吾所謂謂道一段關鎖甚

嘉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歾不得其傳焉軻

歾一旬承上極有力一篇精神在此或問張

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是禹揚

雄自比孟軻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歾無

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

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可也揚雄雖自比孟

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則捨之矣程顥曰退之

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歾不得其傳

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

有所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荀况趙人嘗推儒墨道德之行專與壞序列

著數萬言而卒漢揚雄字子雲所撰有法言

十卷三卷○梅聖俞論公原道亦曰愈者由周

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

而為臣故其說長程伊川嘗云周公沒而一人

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然則如之何

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此

韓昌黎文集卷第廿一

而可也

何而或作何其○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然不如此轉如何收拾

得一語具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佛老之道不塞聖人

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其人一人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

者有養也

廢音廢○禮記矜寡孤獨廢疾也者皆有所養說文廢癩疾也

亦庶乎其可也

主意又見於此○結得似歇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黃

氏日抄云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自別於夷狄禽獸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胎如也奈何溺於異端之上吹毛求鱗竊附程錄尚欲陰為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弟尹和靖力排諸錄之非誤程

錄蓋謂愛主之情而言蓋辨於精微之極也仁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言豈可因以博愛為

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為仁而此以博愛為仁正將以吾道之大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

不可非也程錄雖下管以虛位之說為非此決非程氏之言也夫道二仁而已此正

孟子之言豈可反以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為道德去仁與義亦自以為道德故特

指其位為虛而未嘗以道德為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止及

正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然

之言也孔子言脩己以安人姓子思言篤恭而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

知格物之條且而後可以為自脩而願乃以既非原道哉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若

故昌黎言治國平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此之說三皆不過為異

端報仇譽之之說一又不過為異端借影原

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友不得其傳焉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經傳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日論異端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無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爾非他有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此附程錄者乃發為異說稱譽原道以為此必有其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之其廢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相傳之道備見於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險怪駭後語陰幽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曰此類多出於上蔡謝

氏之門顯蓋不以愛為名而以貴為仁必欲掃除其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一法門而言道無精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佛者之言謂默而識之是識不其甚麼無入而不自得是得大甚麼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凡今所議原道三說往往類此愚故意其為上蔡謝氏之門依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以三其詒出於程錄而遽非原道必以三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

原性

例作原性為是。按退之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公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以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為少作恐其考之未詳。○退之原性之作以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

善惡混故特取三說而折之以此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此亦或人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見也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極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已異教矣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又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而韓子三品之論亦無去取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之徒歟至宋之言性者滋出如司馬公謂揚子兼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子瞻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此皆蔽於雄之說也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得之矣○朱熹曰此篇之言過苟揚遠甚其言區性尤善但三品之

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成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為未盡耳黃震曰性有三品之說正從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來至伊洛添氣質說又較精微蓋風氣日開議論日精得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對說而後孟子專指性善之說舉以屬之天地之性其說方始無偏茅坤曰性之旨孟氏沒而周程始能言之昌黎原不見得特按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然於天命之原已隔一層矣孫鑛曰三品之說於理雖未純格奇詞是長人才辨而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又情之品有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又情之品有

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者或並無者字皆非曰何也或無曰字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立其說已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又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或云禮信去仁為近以仁行相主之序而言也此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竊意今本節陳而韓公亦頗尚異其說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上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作行之中焉者之於中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或無一字或作也而并屬下句云

一謂仁也言不少存乎仁則少非仁非是反一作及亦非是此言中人之性於又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下而不純矣孫鑣曰句法錯落畧似考工焉者之於上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一語束上而情之品有上中下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亾然而求各其申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亾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亾與上或有情之於性視其品無字非是

性品情品二一段於荀揚時近之乃獨與孟子
 孟夫子稱敵國耳此退之學之未醇處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
 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
 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一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稱言
 及也諸本作歟而為句絕者皆非左
 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譯勢亦相似叔與之
 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與生
 是虎目而豕喙鵝肩而牛腹雞
 壑可盈是不可饜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

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食我音嗣
 本音異能○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
 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
 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越椒
 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越椒
 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
 也人之性果善乎或無大字○左傳楚司馬
 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
 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
 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
 猶求食若敖氏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
 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嶷嶷力切○后稷
 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又
 誕實解匍匐克岐克嶷注岐嶷峻茂狀文王

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
 不煩人之性果惡乎一無母字國語胥臣
弗勤處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
 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
 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
人字屬上
 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
 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
無其字
 曰上之性就學
 而愈明下之性良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

而下者可制也教或作學數其品則孔子
語微有幹旋力
 謂不移也退之性有三品之說原本孔子不
移一證然孔子之謂不移止論人
品其意反在可移上是不可移其性也
故昔人云退之原道人抵原教原性大抵原
情信
 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
有情字
 曰
 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
 矣言而不異言也若
無也字

原毀

或作毀原說也見上退之原毀
篇詞意冲容有儒者氣度全用重
周輕約詳兼息思入字立說然其中
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局法亦
奇若他人作此則不免露爪張牙多
作離憤語矣謝枋得曰此篇全在假

托他人言詞摹寫世俗之情狀是文章家巧處唐順之曰百古今有數文字當與原道並垂不朽茅坤曰此篇入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今之聞因而摹寫人情曲盡骨裏文之至者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入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如其舜者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

蚤○此段語意俱本孟子子舜何人予何人一來聞古之人有周公者

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如其

周公者一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已上為周公者不成文理去其下十一二字一本作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而為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唐順之曰只轉說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已其於人也

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善或作非是取其一二不責其一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責取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或不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自今之君子不主此只就上能善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是之或或無之字○文極治治莽莽有一瀉千里之勢不意從此間忽作一小東何等便捷是

章中深於開，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息與息
 合之法者。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息與息
 之謂也。原上三無有字。○第坤曰：息，息，二字切中今人病痛下，又只說息者而息者自可，可知惟息者不能修而息者，良人修吾
 常試之矣。嘗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
 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
 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
 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不應下或無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
 者，字非是。

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
 懦者必說於色矣。說悅同。○前八大比無其
 一一段委婉曲折，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
 尤詞采若畫。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
 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或作矣。○李
 庭機曰：原毀篇到末，纔露出毀字，大
 都詳與廉毀之枝葉，意與息毀之本根，不可
 說毀而毀，意自見此。古人文字，所以卓不可
 及。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
 幾而理歟。作或作仕，或作
 化，或作也。

原人。人或作仁，非是。○桑悅曰：昌黎不
 明性命之原，故原人殊無見解。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
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
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
人可上或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
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下或有南字非是指山之
艸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
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艸
木山川不得其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

其情或無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艸木
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
乏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
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入非是

原鬼

昔李石嘗謂退之作原鬼與晉阮
千里無鬼論相表裏至作羅池碑
欲以鬼威嚇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
窮文雖出遊戲亦皆自叛其說又謂
遠之以長慶四年襄以疾帝遣神名
日骨絕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
乏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為鬼所乘
生強聒至此無用嗟乎此李石蓋本
好鬼者故因相傳之說以証退之爾
不然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人九

乎况退之屬續時語見志狀者甚焉
又命喪葬無不如此禮可見公平生謹
守禮法排斥異端自信之篤至死亦
變乃謂公職亂為鬼所乘已不辨而
自明矣至若羅池之碑此鬼子厚之
文非紀羅池神之文也送窮之作特
滑稽於詞安足為實証乎但易曰精
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而退之此文則多所
稱摹影響之說云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
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
曰非也於梁於堂下二本各有者字○非鬼
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

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
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
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
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
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
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
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
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
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

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
 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有
 作民字一作人違於民民字一作時有形或
 作有託為下或無之字○形於形憑於聲如
 公于彭生之托形於豕曰何謂物曰成於形
 晉文公託聲如牛之類
 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
 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不能有形與聲不能
 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
 與聲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
 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本或先言為福
 六字

十文年有神降於楚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
 云有得神以典亦有以卜夏之典也祝融降
 于崇山其山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典也精
 机次不山其山也夷羊在牧周之典也鸞鷲
 鳴於岐山其山也杜伯射王於鄗亦有動於
 動於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
 民而莫之為禍福莫為禍福如商之桑穀其
 而祥桑柘成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之類是也
 無作字按古書篇題有多在後者如荀子諸
 賦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複出姑存之○黃
 氏曰抄謂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怪其
 說亦工原之為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
 蔽者乎古然而今亦然理然也
 事亦然則亦何侯乎公之原也

行難

公與祠部陸參員外書在貞元十
 八年此篇言參自越州名拜祠部

員外郎登在前歎參字公佐云○茅坤曰彼行以明已志文極奇詭

或問行孰難孟行下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

能之揭出二句作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之集參

作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有聞下或

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

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閒容席嘗

作常間或作問客或作賓席下或先生矜語

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歿某

誄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某任之謂所舉所任之人也任保

任也誄累也人生有德行歿而後累引其行以誄之哀之是也可人見禮記注此人可也

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誄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

以薦引之力自多者天怒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誄之任與誄也非罪歟

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愈曰某之胥某之

商其得任與誄也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

誄之邪任而誄或作誄先生曰否吾惡其初

不然任與誄也何尤惡去愈曰苟如是先王

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

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為大夫於其所以為公臣曰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

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

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

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與

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

入也已詳而可上或有焉字先生曰然愈曰

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于百歲之間儻有

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

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

聖人賢人，人或皆作之，或并有二人之，一字世出，或作世生，歲或作年，乳於或無於字他

日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

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

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

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

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沒，少或作細，或作一，少下，或有三者，字。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

舉其可以取之，多而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

其或作於，非是。陸公此句正不敢必求全

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早責公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

更考之

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
充其位邪其位下或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

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詳下

聽祖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其人百乃

今吾見之

對禹問

禹傳天下於子事孟子言之甚詳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不公也以人專言之然其致一也文極有變化有出沒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

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

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

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此先立正論下纔設辨難曰然則堯舜

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

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

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有不傳二字

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

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

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

當不淑則奈何慮下或曰時益以難理傳之
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
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
則爭且亂虞集曰通篇俱以客形主相為發
絕痛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
數數音朔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或無
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或禍禹
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
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與其

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
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從閣作法守
意發揮申往往突然而起突然而翻真是奇筆曰孟子之所謂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
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
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茅坤曰到末又作一
耳難解實借主作掉尾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有之字然龍

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震

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或，有而字，汨，音骨。呂祖謙曰：數句描寫龍之變化，化曲盡其妙，非退之筆力，杜撰不得。茅坤曰：雲亦靈怪，句緊，堯弗靈，靈於龍句，是伸一縮步驟。

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

憑，依信不可歟。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

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

矣。易，雲從龍，風從虎，按通篇以龍喻聖君，雲喻賢臣，蓋言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

無，聖君聖賢相遇，精聚神會，斯成天下之大功也。○文凡一百一十四字，可謂簡矣。然其婉委曲折，作六節，轉換一句一轉，一轉一意起如輪鳥披雲而出，天外伏如游魚，啣鈎而下，重淵唐庚曰：此文咫尺有千里之勢。呂祖謙曰：若無而又若有，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端倪莫測，可謂筆端有神。若坤曰：幻而宕。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

矣。醫，下或，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網，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

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

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

知所以為天下乎

紀綱或作網紀所以或無以字○張表曰以紀綱為

治天下之言也

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

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

作或作借○夏十七王四百三十九年商二十八王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七王八百七十

年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

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

世或作帝

○史記始皇紀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

內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

廷尉議是又大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置宮庭中是故四

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

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四海或作天下憂其所可恃

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

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

善計者為之注視其所履而考其禍福之祥也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

作二而無為字非是○談生談姓不知其名

崔山君事未詳恐其傳不傳於世予按鶴言如遼東華表鶴言詩又太康二年冬大雪南

州人見二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

三經說書

又蘇軾歿後有鶴飛來口畫作書字然吾觀
之類是也當亦不以稽之言不足深考然吾觀
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
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管
之聖者其晉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
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
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聖者或作聖人或并
有人者二字鳥或作
馬非是俱音欺○史記炎帝神農氏人身牛
首太皞庖犧氏蛇身人首尸子禹長頸長喙
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方相也其首蒙
茸然故曰蒙俱韓侍郎云四自為方相兩目
為蒙俱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楊倞注荀子時
為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親授於

公者公者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
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
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楚辭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注肥澤之貌詩顏如渥
丹注渥漬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
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或無可否
字非是

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
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
樂不常有或無千里字○伯樂秦穆公時
人姓孫名陽天文志云伯樂星在

韓昌黎集卷之二

熙星旁人以孫陽識馬因故雖有名馬祇辱
號之荀子驥驥一日千里於奴隸人之手駢歿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
稱也稱也或無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
人字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
 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
 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而食
音嗣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
字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
或云且字恐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
當在等字下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

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字下

或皆有良字或脫其真無馬邪五字知或作
識也字亦作邪○通篇以馬取喻謂英雄豪
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
之以重權斯可展布否則英雄豪傑亦已埋
沒多矣而但謂之天下無才然耶否耶甚矣
知遇之難其人也○慷慨悲婉妙在句句說
馬句句說自己但昔人以其汲汲名和止止
感二身賦予日賦所謂美二鳥之光榮嘆
飽之無時何等鄙陋若能如此說則亦無可
議矣顧充曰是一篇借喻結處嘆咏含蓄使
柳子作此不免露出正意
觀梓人蒙蛇一傳可見

讀荀

下或有子字荀卿已見前原道
注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
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歿而
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莖蘭陵

荀子三十一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
引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畧法先王而
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
義生於於聖人之偽此其牴牾不合於
道而公所
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
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
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
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
歟雄下或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
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

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以其下或

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

耳揚雄氏而止耳老字上或無黃字耳或作

句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

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

在軻雄之間乎時下或有不字不或孔子

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

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夫余欲

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

志歟

茅坤曰退之病荀不醒而未

孟氏醉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或無乎醇字或

而有如字皆非是揚或作雄非是○翹讀荀

卿之書其言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諍為

原信陵為輔拂並於伊尹比干往往創為高

論以驚世駭俗如此所以其徒李斯本其道

事秦而有焚燒六經之事荀卿誠聖人之非

人也蘇子論之是矣唐人乃昧於此有揚僚

者為之注說而退之亦以其大醇小疵且之

何哉程穎曰荀子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

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

大醇歸之益韓子待人以恕王世貞曰荀氏

書大抵多憤嫉過

中之旨豈惟小疵

讀鵠冠子

班固藝文志載鵠冠子楚人

一卷而唐志云鵠冠子三卷豈漢時

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為道家

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

而辨子厚作辨鵠冠子則曰得其書

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

如此然以翹按之則辨說為長周氏

涉筆曰退之讀鵠冠子僅表出首末

鵠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

九或作

六非是○鵠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

九篇鵠似以翹楚俗以飾冠示武也後

武班多稱其博選篇四稽不至之說當矣

作室○鵠冠子博選篇第一云道有四稽一

日天二日地三日人四日命人有又一至二日

百已二日介已三日若使其人遇時援其遺
而施于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學
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壺一作瓠音義同
黃震曰鵬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傷已
之不遇也退之豈有憾於言故獵取其一
之文字脫認爲之正三十有二字乙者三減
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減或作減注

讀儀禮

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
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
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竟不施行今公矣唐明經有三科儀

禮其一也今書
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
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
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
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
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存上或
家或作說尚於是撥其大夏奇辭奧旨著于
下或無有字篇學者可觀焉或無字俗乎吾不及其時進退
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一收感慨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一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不更是以兼愛選十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老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以非命也退之讀墨蓋本於此按列子曰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古語墨翟突不黔孔丘席不暖之類由來皆以孔墨並稱至孟子子而始斥之不遺力然後學脈正而道統一矣豈意退之排佛老固自比於孟子者流至讀其書遂躋墨與聖人並列作孔墨必相為用之說是何異操戈而入室以誣聖人若此邪○程顥曰或問退之讀墨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

考墨子本書

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同則甚不可也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子疾其兼愛無父力排之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稱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何爭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書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為向無孟子皆服左袒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已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茅坤曰混儒墨而無辨此昌黎泪其文辭而忘其本也

及漢藝文志當作上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禮歟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專臣專權之臣也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

二師之道本然也

退之之進墨以墨之有同而痛絕者正亦以其與儒相近孔子所謂似是非而非者也茲反登末學之辨誤矣

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

孔墨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為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議荀楊擇焉不精而

昌黎乃躋墨子於孔子何哉且昌黎不過譏專臣尚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

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

之言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

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亦

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異於愛眾而博施為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

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為法不仁惟
 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為仁之本者正相
 背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
 賢賢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亦尚賢然賢之當
 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子墨之同顧
 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為尚親戚則不可使
 當貴正與否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
 墨氏明鬼神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
 亦明鬼神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
 心何獨孔子墨之同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
 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
 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否儒報本反祭之義
 亦相反耳昌黎嚴於荀楊擇焉未精之辨何
 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
 後以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
 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
 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
 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雖然

儒名而墨行者昌
 黎固嘗揮之矣

